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
話劇雜誌
彙編



田本相
宮寶榮
周德明

主編



第八十三冊

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

田本相 富寶榮 周德明 主編
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果 •

第八十三冊目錄

學生文藝叢刊 凌善清主編 上海：大東書局出版

第二卷彙編第四冊 一九三三年

大學英文叢刊

第二卷
第四冊



1934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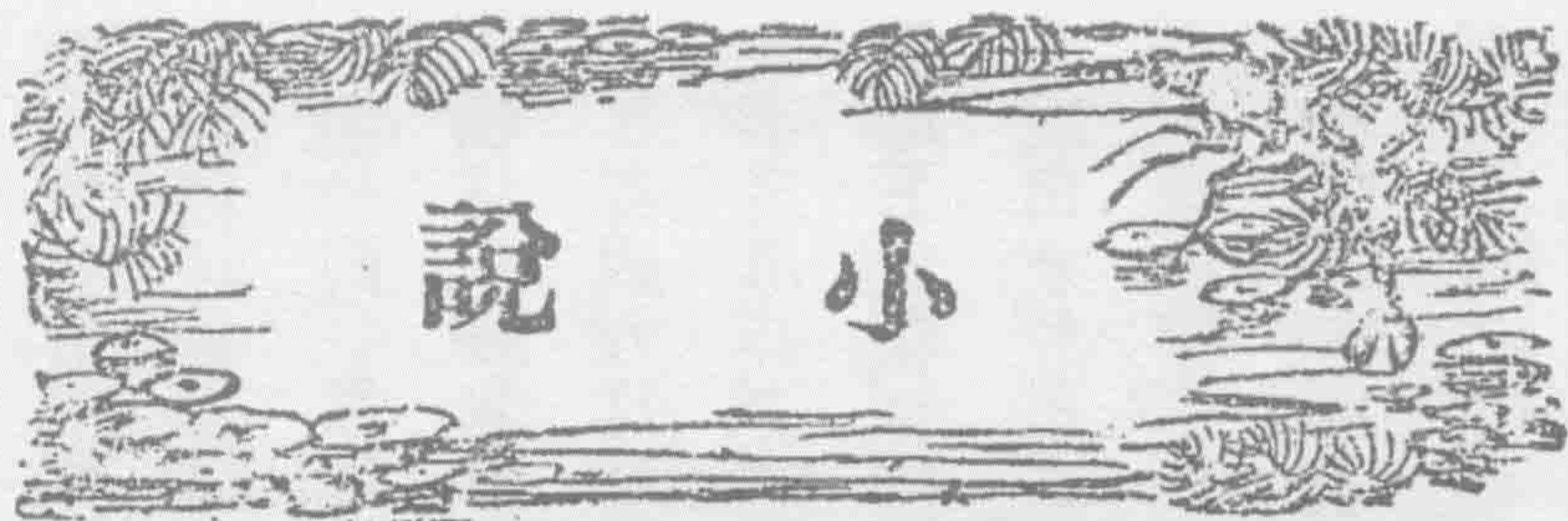
編主清善凌

刊叢藝文生學

編彙卷二第

冊四第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

小說

小說

山谷裏的民族

山谷裏的民族

高車形庚

勢力山是無數的山峯圍繞著，中間成了個很大的山谷，太陽的光線，正午可以照得到谷子裏，上午或是下午的時候，因為有許多山峯做了一道圍屏，就照不到這谷子裏去，所以谷子裏常常的黑暗，山上山下沒有一棵樹木，不能夠製出新鮮的空氣，又不能和谷子外的空氣調和，所以這谷子裏的空氣也混濁不堪，要研究這谷子裏住的民族的歷史，卻是很長，我今天作一個簡單的報告，做諸讀者研究這谷子裏的民族的歷史一個根據。

這山谷裏的民族，從有地球以來，他們的老祖宗就住在這裏，繁殖至今人數很多，沒有很正確的數目可以統計。谷子四圍的山頭上，全住着一個勢力尊者，管理谷子裏的居民。勢力尊者的權力很大，要他們死，他們就不敢生在世上，他們的老祖宗就服從尊者的權力；他們秉著遺傳性，也只是一味的服從，不敢反抗；假如嘴裏說出幾句話來，是帶有一點不服從的嫌疑，被尊者察覺了，或者別人告訴尊者，即刻就處以死刑。

許多勢力尊者是那裏來的呢？原來也是谷中的民族做的，他們出了母親的胎胞，就有了一個惟一的目的，總希望在山頭上做一個尊者，可以宰割谷中的居民。遇有一個山頭上尊者死了，山谷裏的居民具有威力的，就帶領許多沒有威力的，和別一個有威力的打仗，誰打勝了，誰去做尊者。每經過一回爭尊者的戰爭，沒有威力的人被有威力的人利用，而送掉性命的不知多少，但是他們死了，卻沒一點懊悔，以為自己沒有威力，應該給有威力的支配，才算他們的忠心。

有威力的人做了尊者，就要大起宮室，衣服食物，總要達到奢侈極點的程度為止，這許多費用都出自山谷下的居民，宮室衣服食物的原料是要居民脊背駝著，一步一步的走那有層級的山路輸送上去；假如有人駝得太少或是原料不精緻的時，尊者就要發怒，竟可把他殺掉，把他身上的脂膏取出來，放在油鍋裏燂熟了吃下去。

尊者和尊者時常發生戰爭，所用的兵器是亂磚亂石，互相擲擊，這許多亂石亂磚也是從谷子下輸送到山頭上去的，戰爭的結果，兩下的尊者並沒著大傷，只可憐各為其尊者的居民把許多肝腦塗在勢力山的亂石上面。

勢力山的那邊，是一片莽莽的平原路途，非常平坦，日光照得很是光明，空氣不用說自然自十

分的新鮮，有許多果子樹長在那裏，可以隨便採摘果子吃，那裏有幾個自由的人民住著，雖與勢力山靠近，卻不受尊者的支配，山谷裏的民族，如果知道山谷外面有這樣的平原，享受這樣的自由，如何不欣羨而要移居到那裏去呢？無奈衆山頭上的尊者從不許有人到山頭上觀看山那邊的風光，只許在混濁空氣裏過他們黑暗的生活。

有一回，有個少年趁著尊者沒有防備的時候，偷偷的從長著荊棘的山路到山峯上面，預備偷看尊者的宮室，那知迷了路，走到前面，有一線的光明，不像谷裏那樣黑暗，他心上很爲奇怪，越向前面走，到了山頭極高的地方，偶然朝山那面一望，看見了一片莽莽的平原，有幾個小孩子在果子樹底下很快樂的遊戲，他不覺出了神看得呆了，心想我們住的谷子外面，原來還有這快樂光明的仙境，何不大家搬到那裏去享受自由，免得被尊者利用和壓迫，想到這裏，心上又駭怕起來，萬一被尊者曉得我立在此地，抓我去，就難保我的性命，忙忙從原來的道路，攀藤附葛的復行下山。

他自從觀看過了外面風光，心上非常得意，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樣，逢人便說：「外面怎樣自由光明和新鮮。」並且攛掇他們也到山頭上去觀賞，有幾個少年人被他的慫恿動了，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說：「這種邪說，切不可相信，煽惑人心，莫此爲甚。」然而山谷裏的民族，被那少年宣傳

個個都有深刻的印象，在腦筋裏，都以爲外面別有一個仙境，所以繼續那少年到山上去探望的很多。

那知日復一日，尊者曉得谷裏的民族有了這種舉動，假使他們都移居到平原那裏去，尊者的威權就要失掉效用，不得不竭力的防止他們，日夜梭巡，遇有上山的人，就用磚石向下打，大施尊者的壓力。然而日裏可以嚴密的制止，到了夜裏，究竟有些疲倦，幾個尊者又想了一個法子，在谷子四圍的山頭上，彼此用鋼鐵絲結了一個大大網子，把谷子籠罩著，網子上面扣著無數銅鈴，有人觸著天網，銅鈴就會響起來，尊者就把觸天網的人抓來問罪，因此到山頭上探望外面的風光，完全絕了希望。

此時，谷子裏的民族腦筋中更有一種真確的印象，大家都要到自由的境界去過生活，所以他們在谷子裏面開了一個祕密的民族大會，討論脫離這黑暗世界的方法，當推第一次到山上去的少年做主席，少年登臺大聲說道：「我們要求尊者解放這天網讓我們出來，尊者絕不會聽我們的話，要是用武力去抵抗尊者，也未必就能得勝，因爲他在山上用磚石向下打很是容易，我們用磚石朝上打卻是很難，或者磚石掉下來反傷了自己的性命，我們要想一個萬全之策才行，今天開會，敬

求諸位的高見，」說完大家沈吟了半晌，有一個少年在大衆中站起來說：「求人家解放人家不會代我們解放的，現在要到山那邊去，只有自求解放的方法，可以實行。我想我們，最好羣策羣力的揀那最深的山洞，再朝裏面開闢，或可得著到光明世界去一條大路。」大衆聽了他的話，莫不拍手贊成，聲動山谷。民族大會於此完結，大衆散去，預備實行那少年的計畫。

第二天大衆分頭到山腳下去找那最深的山洞，最後得著了一個是在這勢力山的東南角上，他們就從此洞進去，拿鎬挖搬泥土……果然各盡其力，猛勇的進行，冀達他們最後的目的，俗語說得好「衆力易舉」不消多時，正在開鑿的時候，前面忽然發現了一點微光，大衆在這個時候，莫不歡舞跳躍，此時尊者在山頭上並不見得谷裏的居民有所動靜，只以為他們被壓在他的勢力之下，不敢再有什麼舉動了，豈知他們在谷子裏下實行他們自求解放的方策，他們既然得著一線的曙光，格外用力望前穿鑿，後來竟開成功一條很平坦的大路，這山谷裏自從老祖宗被勢力尊者壓迫的民族，都從這條光明而平坦的大路，統統搬到自由的平原裏面居住去了，有幾個不肯遷移自命老成的人，仍舊住在裏面，後來被尊者所殘殺遂絕了種類；而尊者在山頭上沒有人供給他的衣食也餓死了。他們住在平原裏享受那絕對的自由呼吸新鮮的空氣，被那很慈愛而光明的太陽照著，

常常的唱著歌兒，表示他們的幸福，歌兒是：

幸福哉！幸福哉！光明路上求得來。不受尊者的壓迫，遷居到自由世界。餓了，有果子可以充我們的飢腸；高興時大家歌舞一回。

假面具

浙江乍浦 第二小學 陳希望

美麗的鮮花，已經憔悴不堪，似乎含着無窮的憂愁。呼呼的秋風，響個不住，好像替人間鳴不平。這時一所很精緻的屋子內，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，靜悄悄地坐在沙發上，手裏拿著一本書，一行一行地看去，全神都注在書本中。窗外的桂花，向西風舞蹈，樹頭的鳥兒，在那裏唱歌；這少年只是不理會牠們，只在書本裏面做功夫。他一頁一頁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僕人拿了一把茶壺進來，一個不留意，砰的一聲，茶壺已經碎做幾塊了。這樣一來，將這少年深沉的思路打斷，從寂寞中沖出他的怒來說：『混賬的東西！你早在那兒的？此刻來擾亂我！可惡！可惡！你吃了人家飯，用了人家錢，還不算數，竟把人家的東西，任意打破，你的良心究竟是怎樣生的？前次你把我的花瓶打破了，說是不留神，下次再也不了！現在又把茶壺打碎，那能恕你呢？』那僕人駭得面無人色，斷斷續續說道：『先生！對……不住！怪我不好！』那少年又高聲說道：『對不住！』三字就可以完事了麼？你快滾蛋！』

罷！快滾蛋罷！」正鬧時，少年的朋友仲傑來了說：「朋友！你爲什麼這樣鬧呢？」少年以前番事情告訴了他。仲傑說：「那你何必這樣呢？我們談別的罷！這幾天申報常識欄內，你有沒有去投稿？」少年聽得這一問，很得意的翻出一張常識來，指着內中一篇說：「這不是我做的麼？」仲傑就拿着這張報，看着「勞工神聖論」：「……資本家是人，勞動家不是人麼？雇主是人，傭工就不是人麼？……勞動同胞呀！快覺悟罷！……非把這種資本與勞動階級打破不可！」

仲傑看完了這篇，很驚異的說：「你這篇不是說人人都要平等麼？那末你先前你罵你的僕人是怎麼樣呢？」少年笑道：「那不過紙上談談罷了！那裏可以去實行呢？」

紅玫瑰

奉謝癡泥

三月八日

其實她是一個很有才學的女子，但她的身世很可憐！她雖然到我家已有二三年了，但我今天才認識她——不，我太矛盾了，她常在我們家裏，我豈有今天才認識她——啊！不錯，我今天才認識她靈魂的園地，我今年二十歲了，在我這短促而剎那的生活之中，我也戀愛過，也曾失戀過，我幾次想作日記，把我的生命史一頁一頁地記出，但我總覺得戀愛雖是神聖而且甜蜜的，失戀雖是痛苦的

而且悲傷的，然而我以為實在沒有可記的必要。但我今天卻用我那淡紅色的小本子開始記我的日記了。我也不明白，我所記的是戀愛呢？還是失戀呢？還是其他呢？

但是我將怎樣寫呢？今天的天氣真好，我無聊地踱來踱去，走到她家裏，呵！真美呀！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，她今年祇有二十二三歲，她那種媚妙的態度，真的像十七八歲的人，我二隻眼睛看她雕刻般的面龐，她兩道眉，很細很彎，簡直是天上的眉月，窗前的柳葉。

我寫了半天，還沒寫她的姓甚名誰，和我是什麼關係，唉！我並非是狹促，也不會挖苦別人，總之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。在平時我絕不承認這句話，咳！她到底是誰呢？我說出來真的有些難為情，按理說，我不應當愛她，我只深深那咒詛不仁的上帝！給我這副眼睛，偏又看上了她，其實她就是我的堂兄——堂兄就是叔伯弟兄——芸邑哥的妻，她名字叫余淑英，不就是我的嫂嫂麼？叔子愛嫂嫂，也是很正當事呀！吓！有人若是這樣批評我，我不論怎樣不能感激他說對我有好意，甚至於說他不是人，簡直是禽獸，呵！我是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！

可恨我的芸邑哥年紀還是輕輕的，今年不過二十四五歲，他在三年前是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和她結合，不意她在三年中，並沒有孕，他們簡直是——尤其是不通人情，不講理性的伯父母！

——以爲她不能生養，永遠不能生養，他們仗着勢力，於是又請一位劣紳，當做律師，聞說還是芸邑哥的寄父，要替他再納一位新夫人，禽獸般的芸邑哥當然是喜新厭舊，希望着未來的新夫人一顰一笑，可憐她是弱者，不能和他們……他們當她是牛馬般的牲畜，好像是奴隸，簡直是奴隸；我真替她可惜！我真感覺到不可忍的悲抑，也許是憤怒吧！

我真不願意常在這裏，我就決意回家，但當我站起的時候，她好像望了我一眼，況且眼角上盈盈的含着二滴珍珠般的眼淚，我也由不得心痛鼻酸，甚至於也流了幾滴傷心之淚，誰知道她的身世？誰能不爲她痛哭呢？

十七日

芸邑哥最喜歡吹牛，說大話，皮弟——另一位伯父生的——他最狡猾，在芸邑哥的面前，他是百依百順的，從來不會回駁過一句話，所以芸邑哥常常稱讚他！這也不能怪他，因爲人類本喜歡奉承呀！

昨天芸邑哥告訴我說：他和李隊長很好，約他一同吃飯，這樣很普通的一回事，本來是不值得向人告說的，我聽得也都慣了，有也罷，沒也罷，我好像西風過耳，一隻耳朵進，一隻耳朵出，誰來希罕

這強盜般的一餐飯呢？可是皮弟偏要抓他的短處，當芸哥才一回頭，他就對我做出許多怪面，表示沒有這件事情的意思。後來他對我說：「李隊長那會約他一同吃飯呢？」沒有理性而不近人情，外忠厚而內陰險。」這樣少罵一些就夠一餐飯了！

平心而論，皮弟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，但芸哥所說的話，和所做的事，也值得被人議論的，我不說別的，就是他對於她的手段，也太利害了，也太沒有理性了，人家本來一個好好的女子，值得你這樣摧殘踐踏，當做奴隸。

老實說，芸哥的家裏本來很有家產——也許是不義之財，況又結識了一個劣紳——芸哥的外貌，卻像很溫和，那是誰也不說他是一個忠厚人，尤其是余月生，就把嬌小的女兒淑英，當做應酬品，願意犧牲了女兒的自由，女兒的幸福，去把結他！不意她偏沒有孕，淪落到和牛馬不相上下的度奴隸生活！

可是我又想起一位很有勢力的紳士，就是韓美孚，就是芸哥的寄父，也就是願意和芸哥包辦的……一位律師，但他的心地，直和埃塵一般污穢，和虎狼一般凶狠，時常利用他人的不和，去從中作梗，可以得些不義之財，芸哥的父親正自和也意氣相投，甘作這位紳士的爪牙……鷹犬可笑他

還不時
他父親
說：「余
了猜想，
哥的事，
午
真的弄
定不會
忙忙走
你也幫
除了他